

杨扬 著

通海大地震

一个人的回忆与调查

真相



TONGHAI
DADIZHEN
ZHENXIANG

通海大地震真相：一个人的回忆与调查

杨杨

安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作者简介.....	4
前言.....	5
一场不为人知的罕见大地震.....	7
开篇：刘心武发现从通海寄到北京的“密信”	7
口述：童年的记忆被震灾塞满了.....	8
口述：震后景象永生难忘，遍地死尸.....	10
发现：一场被彻底保密的大地震.....	12
笔记：三十年后才公开的秘密.....	14
震前曾出现许多不可思议的宏观异象.....	16
口述：老鼠一个咬着一个的尾巴，塘子翻底，井水漫过井栏.....	16
笔记：大自然不断向人们发出善意的“警告”	17
调查：大地震前兆现象及地震谚语.....	21
口述：地震科学工作者曾目睹震前异象.....	29
发现：震魔来临之前，李四光盯住了曲江断裂带.....	32
山崩地裂的瞬间——惨状实录.....	34
口述：地震强烈，震级至今仍众说纷纭.....	34
调查：震魔为我们制造了一个何等恐怖的世界.....	35
笔记：悲惨世界里的生灵.....	39
发现：周恩来总理肯定地说：比邢台地震厉害啊.....	47
紧急大救援.....	49
口述：救援非常及时，也非常有效.....	49
口述：感谢解放军，难忘医疗队.....	51
调查：抗震救灾中鲜为人知的生动故事.....	53
资料：通海县第一期《抗灾战报》	72
笔记：人民解放军十四军抗震救灾八十天.....	74
笔记：第一个进入通海地震灾区的医疗队.....	76
笔记：北京医疗队在通海的动人事迹.....	77
笔记：上海医疗队与灾区人民心连心.....	81
笔记：四川医疗队二三事.....	83
笔记：勇挑重担的人民解放军零四二五部队医疗队.....	86
发现：战胜“挤压综合症”的经过.....	89
资料：1970年通海地震灾区的标语口号.....	92
在“文革”那样的非常年代.....	94
口述：地震后曾以为是核战争爆发.....	94
调查：“要准备打仗”	95

调查：保护和抢救毛主席像章、“红宝书”及生产队的牛马	98
口述：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	100
发现：灾区人民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	102
调查：天天晚上忙着抓阶级敌人	103
口述：一个抗震救灾英雄的嚎哭	104
资料：慰问电及慰问信	107
通海大地震——中国地震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118
口述：迟到的新闻与社会的进步	118
调查：立碑纪事	120
笔记：四十年前的大地震逐渐成为“热点”	122
发现：“通海大地震”是地震科学研究中的“显学”	123
资料：实践者最聪明，土办法搞预报——1970年通海县开展群众性地震预报纪实 ..	125
尾声：我们永远的祝福	131

作者简介

杨杨，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人，青年作家，已出版短篇小说集《混沌的夏天》，中篇小说集《巫风蛊雨》，长篇小说《雕天下》，长篇文化散文《小脚舞蹈》、《摇晃的灵魂》、《昆明往事》、《通海秀山》等。曾在《大家》、《花城》、《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作家》、《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其中，《雕天下》获得第五届“云南文化精品工程”入选作品奖，并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2008年6月做客凤凰卫视中文台，口述“通海大地震真相”。

杨杨通联地址：

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古城东路72号99信箱

邮政编码：652700

电话：(0877) 3013128 (宅)

手机：13508777472

E-mail: yangyang9964@sina.com

谨以此书献给为通海大地震的抢险救灾、医疗救护、恢复生产与重建家园做出贡献的人们！

向1970年通海大地震的遇难者致哀！

前言

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0分37秒，云南通海县发生7.8级大地震。受灾面积达8800平方公里，地震造成15621人死亡。震中通海全县死亡4426人，占当时总人口的2.64%。许多自然村夷为平地。在当年甚至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1970年云南发生的这场大地震并没有多少了解。这次地震被命名为“通海大地震”，它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了15621多人，仅次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和不久之前的“汶川大地震”，是建国以来死亡人数超过万人的三次大地震之一。

一次惊天动地的大灾难发生了——

杨杨说：好多村庄死亡人数，占它的总人数的20%到50%。

一场特殊年代的大救援展开了——

杨杨说：当时的宣传口号是，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

——凤凰卫视中文台

静静地听看凤凰卫视《口述历史——通海大地震解密》，我不平静……这也是我当年的记忆啊。真实、真切、真情，杨杨的双眼蕴含着唤起和希望！我作为通海一分子愿与杨杨携手做好该做的事，这是责任啊！

——中共通海县委书记马文龙

应当感谢的是云南通海作家杨杨，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收集有关史料，采访许多当事人，记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使发生在西南一隅、人们知之甚少、不被人关注的这一段悲剧进入了“历史”，避免了被遗忘的命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

人类是在大地上学会站立起来的，我们恩承大地给我们的一切福祉，我们也得面对大地的变迁，沧海桑田，地壳运动，岩浆喷发，祸兮、福兮，人类只要在地球上生存，势必永远需要面对自然界的一切。面对的姿势体现了人性，体现了人的尊严，也体现了社会和时代的发展与进步。20世纪过去了，回眸检视与思考文革中的三次大地震之一的通海大地震，其间许多至今鲜为人知的内情引起了我们沉沉的深思。

——云南省作家协会《边疆文学》副主编何真

一代人，一场灾难，一个人的命运，一生的曾经——曾经苦难，曾经坚守，曾经梦想，曾经苦盼，曾经孤独，曾经遗忘，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啊？我们都很期待！

——凤凰卫视中文台记者郑福州

一场导致上万人丧命的大地震的详情，在被严密封锁了几十个春秋后，终于重见天日。仔细阅读杨杨的文章和翻阅那些弥足珍贵的照片，我们不禁感慨万千。我们为当年灾区人民的遭遇而叹息，为这一事件迟迟公布而悲愤，为一段历史由虚假回归真实而欣慰……

通海大地震是一面镜子，它映射了中国一段时期的社会历史发展，给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上海《新民周刊》编辑

这部迟到了近40年的纪实报道，也许能使我们更加清醒地看待昨天、今天和明天。以今天的目光审视过去，我们会惊异于我们整个民族会有那么一段难以理喻的时期，然而，我们正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无疑，已跨过新世纪门槛的我们正在走向成熟、理性。我们将以包括尊重人民的知情权在内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告慰过去或未来一

切在不幸中逝去的亡魂。

——山东《济南日报》林浩

通海7·8级大地震，这本是一次震撼世界的大灾难，但由于发生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此次地震的真实情况一直被掩盖着。

这次大地震发生时，杨杨不到7岁，但他童年的记忆因罕见的震灾，开始变得刻骨铭心。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杨杨读高中时，在地理老师的引导下，他对这次一直被严密封锁的大地震发生了“兴趣”，悄悄开始调查，收集有关资料。

1999年12月，在通海大地震发生30周年之前，杨杨撰写了一篇5万多字的纪实文学《大劫难的回眸——通海大地震三十周年祭》，把他多年调查采访的“成果”公之于众。作品第一次揭开了“通海大地震”的真相，全景式地展示了这次大地震发生前后的社会背景、地质变化、巨大震灾和救援情况，以及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地震及震灾的种种怪异心理和荒唐行为。作品还不同程度地涉及到社会学、灾害学、历史学、新闻学等方面的深层思考。

2004年，在通海大地震35周年来临之前，杨杨又再次深入当年的地震灾区，进一步调查、采访，翻阅各种地震资料、档案，写出了22万字的调查笔记，从而更全面、更真实地记录了通海大地震的全貌。

2008年，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杨杨又作客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以亲历者和调查者的双重身份，详述“通海大地震”时的种种情景。许多故事，撼动心灵，使人透不过气来。我们看到，杨杨的叙说几次让记者的眼眶噙满泪花。更难能可贵的是，杨杨首次提供了他十多年来收集的关于这次地震的珍贵历史图片和文献资料，使这次大地震的真相逐渐浮出了水面。

可以说，还没有人像杨杨这样口述和调查过这次地震，他不仅如实地记录了灾难的史实，而且表达了一种观念：历史是多元的，它不仅是用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眼光看到的历史，同时，具有更多的侧面、更为复杂纷繁的内涵。这部“灾难史”无疑比我们以往更能解读出通海大地震历史的真相。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皮赢

2000年1月5日，许多人在这一年才开始读到通海作家杨杨撰写的《通海大地震30年祭》，第一次了解到这场大地震的信息。与唐山大地震相比，这才是真正的迟到的新闻。

——《新世纪周刊》记者李梓

通海大地震，一个发生在我们社会非常年代的噩梦，那个年代，那样的故事！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在历史进入新世纪的今天，那场触目惊心大劫难的情景终于得以再现，无论对于生者还是死者，都因杨杨的调查、记录和讲述得到升华。垂泪掩卷，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作家唯有大爱大悲的情怀，才能痛民之所痛，悲民之所悲，爱民之所爱，才能有大气之作。读杨杨的作品，敬佩至极！

——昆明作家陈约红

一场不为人知的罕见大地震

开篇：刘心武发现从通海寄到北京的“密信”

1970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心武从同事那里借来一本描写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生活的小说《日子》，主人“不慎”在书中夹了一封家书。那是一封从云南省通海县寄来的“密信”。刘心武知道，同事的老家就在那里，家族中曾有两位前辈到过爱资哈尔大学留学。“密信”的内容是向他们在北京工作的亲人报丧的，说的是这一年的1月5日深夜家乡发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几乎倒平了，埋死了很多人。信中提到了许多遇难者的姓名，从他们家族中的类似哥嫂、侄甥、舅父、叔姨那样的至亲，到邻里同窗，列出了很长的一串名单，至于受伤者，数不胜数，“兹不详赘”。信末注明的时间是那年的春节。

对于这样可怕的“密信”，如同泄露了国家的重大机密，着实把年轻的刘心武吓坏了，以致30多年之后，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他，对此事仍记忆犹新。最近，他在一篇回忆录中写到：“那晚，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捏着一封别人的信，呆立了很久，惊诧莫名。云南1月5日真的有那么大的地震发生吗？报纸上没那么报道过，广播里也没那么广播过。”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样的大地震，仅与同事有关的亲友就死了那么多，那该地区一共死了多少人呢？

在很长的时间里，刘心武对那封“密信”的内容一直感到震惊和疑惑。

而事实上，不仅是刘心武无法知晓那次大地震的真相，在当年，甚至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发生在云南通海的那场大地震，并没有多少了解。那次大地震被命名为“通海大地震”。它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了15621多人，仅次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5月的“汶川大地震”，是建国以来死亡人数超过万人的三次大地震之一。

通海大地震，本是一次人类不可抗拒的惊世大地震，但在那个特殊年代，这次地震的震级和灾情被严密封锁，与公众绝缘，成了一段“历史悬案”。

而在汶川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我刚刚坐到电脑前准备写作，十多分钟后，因特网上就出现了消息。此后，电视台、广播电台开始不间断地播发这次地震的有关信息，举国上下及国际社会迅速作出反应，解放军立即奔赴灾区，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抗震救灾第一线，各界人士伸出援助之手……一幅幅拨动人心的画面，一条条充满人间真情的消息，一次次艰险的救援行动，深深感动着每一个中国人。我稳坐电视机前，看到这一切，抚今思昔，泪水遮住了视线。同样的大地震，表现和结局却有着天壤之别。我是通海大地震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在汶川大地震发生39天后，我应邀专程从通海赶到北京，接受凤凰卫视中文台《口述历史》栏目的采访，以亲历者和调查者的双重身份，讲述了通海大地震的历史真相。我在讲述时，首次提供了十多年来收集的珍贵地震历史图片和文献资料，使那次发生在西南一隅、人们知之甚少、不被人关注的一段“历史悬案”逐渐浮出了水面，进入了“历史”，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口述历史：通海大地震解密

讲述人：杨杨（杨家荣）

主持人：陈晓楠

时间：2008年6月21日

地点：北京

这个节目共90分钟，分为上下两集，于2008年10月11日、12日和18日、19日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引起海内外观众较大的反响。

口述：童年的记忆被震灾塞满了

凤凰卫视：杨杨是云南通海县的一名专业作家，他出生在通海杞麓湖边的六一村，1970年，杨杨不满7岁。

杨杨：那年，我不到6岁半，好像从那个时候起，才开始保留我童年的记忆。也就是说，我最有效的童年记忆始于这次大地震，而对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好像没有什么记忆了。我童年的记忆被罕见的震灾塞满，那些可怕的记忆伴随着我的成长，一切都让我刻骨铭心，忘记不了。现在回想起了，1月4日那天晚上，我们家在做腌菜。在昏暗的油灯下，父母正忙着把青菜、盐巴、生姜、辣椒、红糖等等，搅拌在一起，然后放进瓦罐里。那一天，我们家做的腌菜特别特别多，好像要装两、三罐。

凤凰卫视：那个时候，春节将近，杨杨还记得，1月5日的晚上，在杞麓湖工作的父亲特地赶回家中，为一年一度的春节做准备。

杨杨：当时好像是10点多了，腌菜还没拌完。我和姐姐坐在楼梯上，一直看着父母干活。我特别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我的心特别慌，莫名其妙地哭闹，不允许父母在楼下再多呆一会。我一直哭，一直闹，闹得不可开交。我还记得我姐姐与我一同坐在楼梯的中部，她不哭，也不闹，很安静的样子。当时，我非常恨她，我在心里想，她也应该像我一样的哭闹，当父母于心不忍时，才会放下手中的活儿，带我们上楼睡觉。后来，我父亲说，是我救了他们，救了一家人。

陈晓楠：杨杨回忆说，那天晚上，临近午夜时分，他的父母终于决定放下手中的活计，带着杨杨和他的姐姐到楼上睡觉。此时此刻，他们并不知道，大灾难正在一步一步地向他们逼近。

字幕：

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零分37秒云南通海发生大地震

杨杨：我好像已经睡着了，迷迷糊糊的，地震就在那时发生了。我实际上也记不清当时的情景，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记得父亲与同床，姐姐与母亲同睡，父亲当时猛地从床头那边向我扑来，一把抓住我，把我放到一个储存红薯的大木箱子里。他放手时，放得不是很重，因为我父亲实际上已被土坯埋到腰肢以上，他只能随意地把我放在里面，也许他认为木箱里相对安全一些。我的脚落在木箱里的时候，就感觉到木箱子没有底，脚总是踩不到可以支撑的地方，我只好两手急忙按住木箱的两边，那个木箱一动不动，我就一直用力拄着它，身子实际上已悬在空中了。因为木箱已在地震中被屋架当空了。这个时候，我发现母亲和我姐姐，连同被子一起，被我父亲从墙体的那一边，活活拽到了我这一边，也就是靠近板壁的这一边。不知什么原因，父亲却落在了我们脚下，动弹不得。我和母亲、姐姐则神奇般地安身于屋架之上，挂在了空中。我抬头往上看，什么也看不清。过了好长时间，才看到我们的上空，出现了星星，天空蓝黑蓝黑的。

凤凰卫视：在杨杨的记忆里，那一刻，整个世界地动山摇，充斥了巨大的声响，随后陷入了万籁俱寂之中。不过，这份宁静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杨杨：这个时候，我开始听到哭声，我家房前屋后都有哭声，还有狗叫的声音，好像什么声音都有，无法分辨，全乱了。过了很长时间，我们逐渐看到隔壁邻居点燃了一盏灯，是

那种常见的煤油灯，忽明忽暗的。但在那时，我感到它太亮了，一闪一闪的，似乎正向我们走来，而且离我们越来越近，但那盏灯最终并没出现在我们面前，它诱惑了我们一会儿，就不知道往哪儿走去了。也许，我父亲也看到了那盏灯，但随着那盏灯在我们眼前消失，我父亲也好像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我们一家人要想活下去，就只能自救。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我父亲当时是怎样自己救自己，怎样从土堆里挣脱出来，只是到了后来才知道他的腰杆、手臂都在当时挣坏了，全身是血。我们也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把我和母亲、姐姐、弟弟从当空的屋架上搭救下来的，反正我们都说不清楚了，只记得我们一家人已身陷废墟中，找不到门了，也摸不着出路。到处都好像变样了，没有街道，没有小巷，找不到大门，也找不到天井，我们原来所熟悉的东西好像什么都没有了，整个村庄跟原来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不知不觉就摸到了另外一家。那家的房屋状况稍好一点，屋架没倒，一家人正在里面惊慌失措地寻找出路。原来，他们全家人已被周围倒塌的房屋和土坯严密包围着，一直没法逃出去。这时，看到我们一家人似乎突然从天而降，感到又惊又喜，问我们是怎么进来的？路在哪里？我父母也说不清，当然也无法找到刚才的来路。我们这才发现，他们手中有一盏煤油灯，一会被风吹熄，一会又被他们点亮，我们也许是受到灯火的诱惑，才莫名其妙地误入邻家的绝境。这家人的老人和小孩已被土坯压死了，他们把几个死人刨出来，放在堂屋中央，举着煤油灯哭喊着。我们进去以后，他们就感到有救了，毕竟看到外来者了。我父亲叫他们带我们出去，他们说往哪里走啊？门已经不可能打开，里外都是土坯。我父亲不太相信，帮着他们寻找出路。果然前门和后门都被土坯堵住了，门板里外全是土坯，把门抵得紧紧的，一时无法打开。我们被围困在里面，急得团团转，真像热锅上的蚂蚁。随着大地的一次次发抖，我们不知道往哪里跑？往哪里躲？全被吓坏了。好长时间，我们都没能找到出路，大人们也好像镇静了一些。最后，不知是谁从耳房的墙壁上，打开了一个黑黑的大洞，让我们赶快往外钻。钻出去以后呢？也根本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有路可走。事实上，整个村庄都倒塌了，我们一钻出去就到了别家的屋顶上，原来的街巷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了。父母带着我们，大概认准一个方向，不断从这家的屋顶爬到那家的屋顶，一直往村外逃命。我在爬的时候，好多次碰到死人的手脚，或者是死人的头脸。现在回想起来，许多人埋得并不深，是被土坯砸死，或被钉子戳死的。我的手脚也时常碰到椽子上的小钉子，还有檩上的大钉子，好在都没把我的身子和手脚划破。

凤凰卫视：那个时代，农村的房屋大多是土坯建造的，大震来临房倒屋塌，很多人被掩埋。杨杨清晰地记得，村中的呼救之声此起彼伏。

杨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老太太，她儿子在外面当工人，她带着两个孙子，其中一个年龄与我相差不多。这个老太太，我对她印象特别深，因为她曾帮我把脱臼的手腕又摸又捏，弄来弄去，直到让我手腕上的骨头恢复原位，不痛了。那天夜里，她的大孙子其实已被埋死了，还有那个与我是同伴的小孙子与她依偎在一起。不知是怎么回事？她和小孙子竟然被震到自家的房顶之上，无法下来。她一直坐在房顶上求救，不停地求奶奶告老爹。我们从她家旁边爬过，我曾听到有人说要去救救她，另一个人就说，你不能去救她，她是地主婆。之后再也没人去救她了，她一直就坐在那个屋顶上，一直呼喊着，呼叫着，声音很悲惨。因为她是个小脚，三寸金莲，她自己是无法走下来的。据说，她一直呼叫到天亮，外面的救援人员进来了，才去把她们奶孙两人救了下来。

陈晓楠：杨杨回忆说，他的父亲从灾难降临的那一瞬间，就意识到发生了大地震，在和家人逃出村庄的途中，他父亲一再向人解释，这是天灾不是人祸，但是没有几个人相信他的话。不过，当幸存的人们到达晒谷场上稍事休息，惊魂初定的时候，大家开始意识到，必须迅速开展自救，因为还有许多亲人被埋在瓦砾废墟当中。

杨杨：我们从村里爬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已有人在组织救人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到了村口，怎么也无法下地。因为房屋倒塌了，整个村庄自然形成一片高高的废墟，当我们爬行

到村口时，自然要滑下一人多高，才能落地。我们不敢轻易跳下，非常惊慌。这时，有一个老大爷，我现在仍不知道他是谁？但我很感激他，是他站在村口，不停地把我们一个一个地抱下去，无论男女老幼，一个一个地抱下去。在混乱中，我看到有一家人提着一个马灯来了，我因此隐约地看见，也许只有我看见，或者说是我最先看见，那个老大爷的脚下，总是拖着一个什么东西？黑乎乎的一长条。他一直拖着那个东西，一会抱这个下去，一会接那个过来，忙个马不停蹄。他脚下拖着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我就着那个马灯火一看，他的脚下原来是拖着一条椽子，椽子上有钉子，钉子已把他的脚掌穿通了。他没有发现，就一直带着那个钉子，拖着那条椽子在救人。我们发现后，有人帮他帮把钉子拔出来，他说不痛啊，不痛啊。可能是当钉子穿通他脚掌的一瞬间，他已经麻木了，不会再感到疼痛，所以就一直拖着椽子救人。

凤凰卫视：此时，村外的晒谷场成了唯一的避难所，包括杨杨父母在内的一些成年人，做出决定，以最快的速度返回村庄救人。然而，他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要安置好晒谷场上的老人和孩子。

杨杨：那个晒谷场旁边住着一家人，这家人的房子没倒塌。这家人是从个旧市下放来这里务农的，住的是生产队分给他家的平房，是一幢非常矮小的房子。这家人看到我们从村中狼狈不堪地逃出来，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就与我们一同聚集在晒谷场上。我父亲就与他们商量，说把你们家的那些被子借出来，让眼下这些老人和孩子用一下。那家人不借，女主人说被子怎么能借呢？一借出来，你们把它放在地上，地上又没铺什么席子？我就的被子还不被你们马上弄脏了？那时他们一家人还没意识到眼前已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大劫难。

凤凰卫视：时间就是生命，杨杨的父母，此时已经无法顾及他们的冷暖，决定马上返回受灾的村庄，晒谷场上的那家人，也拿出自己的马灯和手电筒，跟随救援的人们前往六一村。

杨杨：那家人到村里看了一眼惨状，立即返回来，什么话也没说，赶紧把他家的衣服、被子全弄出来了，叫我们盖上。我们十几个孩子，还有几个老人，因此盖上了一床被子。我们坐在那个晒谷场上，一直坐到天亮。我们父母离开时就说，绝对不允许我们离开那个晒谷场，不允许走出一步，甚至不允许我们随便乱动。我们就一直这样坐着，一动不动。

口述：震后景象永生难忘，遍地死尸

凤凰卫视：杨杨的父母和其他救援的人，不断地从废墟中救出幸存者，他们一次次往返于晒谷场和村庄之间。随着黎明的到来，天光初现，晒谷场上聚集的人也越来越多。

杨杨：天亮以后才发现聚集在晒谷场上的男女老幼，全部变了模样，每个人的嘴巴、鼻子和耳朵里全是黑黑的尘垢，大家都好像是用嘴巴喘气，鼻子已被尘灰塞满了。因为农村的百年老屋一旦倒塌，墙体的灰尘是相当厉害的，一定是尘灰滚滚，暗无天日，只不过地震发生在夜间，谁也没看见那些可怕的烟尘。现在，天一亮，经过一夜尘灰洗礼的人们，脸全黑了，如同一个个外来的黑种人。我们的牙齿也没有一个人是白的，一张口就露出了黑牙。当时，我们这些小孩子还觉得非常好笑，哈，怎么每个人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凤凰卫视：杨杨说，当时他并没有感到太多的恐惧，父母一再叮嘱他不许走出晒谷场。然而，不久之后，杨杨就看到让他永生难忘的景象。

杨杨：小孩子管不住自己，就悄悄走出那个场子，想去外面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天早晨，我看到场子外面的路上，到处是横一条、直一条的死尸，路上全摆满了。我非常害怕，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反而越害怕越想看，爽性放任自己，大着胆子，走近那些各式各样的尸体，有的头被砸开了，到处是血；有的手和脚被折断了，身体扭曲；有的看上去，好像并没受到什么伤害，闭着眼睛，像睡着了，但人是死了。更可怕的是，大人们还不停地把这样的死人，一个一个地背着、抱着或拖着，添加在那些死人中间，密度越来越大。我看了好长

时间，最后被吓得退回到场子里。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昨夜原来死了那么多人。我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父母不在身边，我感到非常害怕，非常害怕，再也不敢随意走出那个场子了。我听到场子外面时常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叫声。

凤凰卫视：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一时间人们无所适从。杨杨还记得，晒谷场上的人们都席地而坐，表情麻木。

杨杨：那天，我们一直到中午，都席地而坐，反正肚子也不饿，没有谁想吃东西。我父母救人回来，坐在我身边，他们既不说话，也不找东西吃，大家都不知道该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除了见到民兵，好像就没见到什么领导。那时大家都缺主心骨，都渴望见到自己的领导。我们村还好一些，有一个转业军人，他的工作好像是在县城里边，但他的妻子是在我们生产队，所以他就经常回来。我村里一直传说，他在部队里，是个当官的，至于是什么官，谁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场子里已聚集了很多人，有的背靠背地坐着，有的乱七八糟地躺着。我当时的心理是，非常希望有一个人来讲讲话，来号召一下，让大家振作起来。这位转业军人好像也能理解我们的心似的，不知他从哪儿弄来一条长凳子，然后站在上面，就开始对我们讲话了。我还记得，他当时一开口就说，贫下中农同志们，社会同志们，敌人亡我之心不死，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不怕牺牲，随时准备战斗……他的讲话从开头到结尾，都很像广播里经常讲的那样，大家已非常熟悉。但听他这么一讲，大家都觉得好像有救了，有信心了。那个时候医疗队还没来。

凤凰卫视：地震所造成的巨大破坏的确不容乐观，六一村是一个大村庄，当时划分成 8 个生产队。杨杨回忆说，他家所在的生产队总共有 300 多人，地震中就有 91 人遇难，占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杨杨：这个数字，实际上我们当时就知道了。因为场子外面摆满了死人，我们悄悄一数，就知道有八九十个。以后几天就不允许我们说这个数字了，据说好像接到了什么通知，不允许说死了多少人，也不允许过问。包括我们那个小巷子里究竟死了多少人？也不能议论。其实，我们那个小巷子里边，住了十多户人家，哪家有几个人，究竟死了谁，我们都能掰着指头清算出来，但是有人告诫我们，死人这个事情不能乱说，不能掰着指头算帐。最后就没人敢说死人的事了。

凤凰卫视：通海大地震发生在 1970 年，那时正值文革，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地震的消息，特别是地震造成的损失，在对外宣传上受到了严格控制。尽管这场地震惊天动地，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地震的情况被封锁，甚至被隐瞒，并不为外界所知。

杨杨：在高大乡，我曾采访过一个人，他一直强调不允许我在文章中说出他的姓名。他在通海大地震发生后，曾负责统计当地的死亡人数，那是一项极其秘密的工作，他对待自己的每一页统计资料都是慎之又慎，每一个数字都是作为“绝密”，不敢泄露。直到通海大地震 30 周年前夕，也就是 1999 年的时候，我让他讲述一下当年统计死亡人数的情况，他说这个东西不能说吧！说了就犯法的。

陈晓楠：1970 年，通海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除了和云南比邻的泰国感受强烈，台湾、日本乃至美国的地震观测站，也都测到了大地的震动。1 月 9 号，地震发生之后的第四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来自新华社的消息，对这次地震做了简单的报道，不过消息中既没有涉及震中的位置，对于造成的危害也只字未提，特别是对于地震的级别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震，就在这只言片语中被一笔带过，而通海大地震的真相，是直到 30 年之后，才完整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杨杨：1982 年，我 18 岁，是通海一中高二年级的学生，我清楚地记得，就在那一年，地处云南中部的小城通海，迎来了一批不同寻常的客人，他们来自 29 个国家，都是地震学方面的顶尖高手。地理老师对我说，这些人是来中国参加一个国际性的地震学术会议的，他们之所以选择到通海考察，主要是因为发生在 1970 年 1 月 5 号凌晨的那场大地震至今仍迷

雾重重。我的地理老师还十分郑重地对爱好写作的我说，希望你将来有一天，经过仔细调查，能写出一本书来，把通海大地震的真相原原本本地公诸于世。

凤凰卫视：1995年，杨杨开始着手调查通海大地震，此时他已经是云南通海的一名专业作家，对于儿时经历的那场大灾难，杨杨怀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不过在调查之后，地震造成的危害仍然让他感到震惊。

杨杨：通海的这次地震，有个特点，它波及的范围虽然很大，但震害涉及的面积却只有8881多平方公里，其中重灾区面积仅2400平方公里，极震区分布在通海、建水、峨山三县交界处，即曲江两岸824平方公里内，这三个县的震亡人数却高达14917多人，占死亡总数的95%以上，其中建水县震亡7479人，通海县震亡4426人，峨山县震亡3012人，尤其以高大、曲溪、东山、红旗、九街、小街、峨山城关镇等村镇死人最多，近30个村庄的死亡人数占到震前总人数的20%到50%左右。如通海县的槽子村，是一个很小的自然村，仅几户人家，地震时有25个人，在地震中死亡20个，只遗下几个小孩和老人了。彝族聚居的建水县西寨村，原有129户，共557人，震亡247人，其中有11户人家全部震亡，震亡率高达48%。野马村原有39户，共185人，震亡73人，3户人家全部震亡，震亡率高达42%。

发现：一场被彻底保密的大地震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将自然灾害的受害人数列入国家秘密范畴，在民政部下发的《民政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中，明确将“全国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因自然灾害导致的逃荒、要饭、死亡人员总数及相关资料”列入“秘密事项”，这个规定直到2005年才废止。

通海大地震发生时，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灾难的真相被完整地保密起来，成为一个难解之谜。翻阅了这一时期的重要文献，我发现1月7日新华社曾播发过这样一条简讯：“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7级地震。受灾地区人民在云南省和当地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正在胜利地进行抗震救灾工作。”

这则简讯，是在外国有关地震机构测出此地震的震级，并迅速作出相关报道或询问之后，周恩来总理在外交部上报的有关材料上作了批示，才由新华社播发的，目的是通过这条简讯，以回答来自各方的友好询问。因此，这条简讯里只笼统地说“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七级地震”，既没有地震发生的具体地点，也只字不提相关灾情，而且将震级压低为“七级”。《人民日报》在通海大地震发生四天之后，才在极不显眼的位置上，转发了新华社的这条消息。同日的《云南日报》也在这天有所反应，第一次出现了有关这场灾难的“消息”，头版头条是当日的《人民日报》没有刊登的中共中央慰问电，通栏黑体大标题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切关怀我省灾区人民”。同版还刊登了一篇“新闻报道”，题目是《我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迎击地震灾害》。整篇报道依然空话连篇，含糊其辞，对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情况，讳莫如深，不露一点蛛丝马迹。只表示“受灾地区人民在云南省和当地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正在胜利地进行抗震救灾工作。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极大地鼓舞了受灾地区的广大共产党员、各族革命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他们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信心百倍地迎击地震造成的暂时困难。广大革命群众豪迈地说，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我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定能夺得抗灾斗争的彻底胜利。”当天的《云南日报》还发表社论《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鼓舞》，文中似乎透露了一点可供人们想象的事态：“这次强烈地震所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摆在灾区人民面前的暂时困难很大。”

以后断断续续有关于这此地震的报道，但突出的仍是“金家庄公社社员们揣着毛主席的红宝书，不顾个人安危，奋勇抗震救灾”、“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广大贫下中农说，地震震不掉我们贫下中农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清理阶级队伍”、“彻底批判反动影片《五朵金花》”等等。

那时，远到会泽以礼河参加水电站建设的通海籍工人蔡家和、倪顺林杨建昌、李汝才也从广播中听到了一点点消息，隐隐约约知道自己的家乡可能发生了地震，但对于具体的震灾情况却无从知晓。当时在以礼河工作的通海人大约 30 多个，他们都听到了社会上流传的种种猜测，他们为此忧心忡忡，心情沉重，都担心家中出事。于是，他们邀约起来去向领导请假，说家乡好像发生了大地震，想回去看看。领导也不知详情，有的劝说他们，别相信发生了什么大地震，要以工作为重，安心上班。有的说，震级很高，灾害很严重，通海已被解放军封锁了，在离灾区几公里的地方，就有解放军把守，你们即使去了，也进不了通海，等过一久看看情况再说。而社会上对通海地震的传说越来越多，越说越可怕，许多人都认为通海陷落了，活着的人已不多。这群通海工人听了再也呆不住了，决定悄悄逃回去。但当他们在夜色的掩护下徒步逃到会泽县城时，就被单位的领导开着大卡车来追了回去。此后，单位领导竟然派专人监视他们，以防止他们再次逃跑。后来，这群通海人有的假装上厕所，翻墙逃出，有的用梯子从窗户口脱身。一次逃不了就逃第二次，几经周折，才摆脱了监视人。出来后，他们吸取上次逃跑的教训，不敢再往会泽方向走，而转至宣威，再从宣威乘火车回到昆明。倪顺林的家在极震区高大公社代办大队，当他辗转回到家时，已是震后十几天了。女儿已被活活埋死，妻子陶秀英也是该村最后一个被救援人员刨出来的活人。妻子见到丈夫时，骂他现在才回来干什么，人都死了，臭了。倪顺林痛心疾首，无可申辩。当我们于 2009 年 8 月 22 日采访他时，他说，如果通海地震时，也像汶川大地震这样，把震级、震中、灾情在报纸上、广播里，说得一清二楚，真实透明，那么我们单位的领导也不至于那样无情，说不定还会派车把我们及时送回通海，参加救人。

我曾经向多位指挥通海大地震的领导询问当年救灾中如何对灾情进行保密。一位原昆明军区的老领导说：“当时，关于死了多少人，是绝对不能问的，谁问谁犯错误，只能按照地震波及面积派兵抢险。”所以，即使身为抗震救灾的核心指挥人员，也不太清楚地震的具体伤亡情况。时任通海县革委会副主任的李开疆在后来回忆说，投入救灾后，当时的云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传达了上级的两项指示，一是不准宣传死了多少人，二是不准向外透露震级是多少。

在通海大地震中，还对新闻纪录进行了限制，救灾指挥部规定，新闻记者不准进入灾区，只允许科技工作者和医疗队进行拍摄，而且只能拍物，不能拍人。因此，我们现在已很难征集到当年大地震的现场照片了。因为当时不仅缺乏照像机，而且不准随意拍照。当时的重灾区李浩寨，有一位复员军人，曾用照像机拍下了他家亲人惨死的状况和他家房屋倒塌的照片，后被当地领导发现后，不仅没收了所有照片，而且被当作阶级敌人批斗。现在提起这件事，这位老复员军人不禁老泪纵横，难以平静。

当时可以拍照的地震工作者、解放军和医务工作者，他们拍摄的内容仅仅局限在他们各自的工作范围内。因此，我们现在看不到一张当时陈尸遍野、欲哭无泪的悲惨景象的照片，仅有少量关于救灾、重建家园及大量地质地震照片，即便有一部分房屋倒塌情况的照片，也是地震工作者从研究房屋抗震的角度拍摄下来的。

2000 年 1 月，在通海大地震 30 周年到来的之时，我采访了许多当年参加过通海地震考察的专家、学者，他们都谈到地震保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地震，特别是大地震，是用不着保密的，即使想保密也保不了。因为大地震一发生，全世界的地震台网就立即能监测出来，

震级、震中位置的经纬度，一目了然。但对于震灾情况，却可以保密和掩饰起来。当时，国际社会都认为通海 7.8 级大地震发生在云南的高山峡谷、人烟稀少的地区，因此震灾不大。

我国正是利用这一点，才把通海大地震的震灾情况彻底地保密起来。

我现在查阅到已经解密的三份档案材料，一份是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云南地震队的《通海地震工作总结》。这份总结材料，本来应该是一份对通海地震最权威、最全面、最真实的总结材料，因为它是代表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由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地质研究所、北京地理研究所、哈尔滨工程力学研究所、中南大地的造室、武汉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西南动物研究所、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西南地震地质队、第一物探大队、云南地质局、北京地质局、地质力学研究所、国家测绘总局大地七队等 16 个单位，460 余人，参与通海地震考察、调查后，于 1970 年 4 月撰写的。但全文只字未提地震所造成的人员及财产损失情况，用十分之一的篇幅总结了“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用十分之七的篇幅总结了“云南历史地震的活动情况及通海大地震的某些特点”及“地震是有前兆”。全文不像一份工作总结，却像一篇不规范的科学论文，从中看不出通海大地震的破坏程度和损失情况。

另一份材料是云南省革委会抗震救灾办公室的《抗震救灾工作总结》。这份材料仍然只字未提灾情，开头写道：“一月五日凌晨，我省玉溪、红河部分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接着，简单介绍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极为关怀”，“立即发来慰问电”，“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个个精神焕发，干劲冲天，决心用实际行动，报答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等情况。后面的篇幅，全是抗震救灾的体会。如“这次抗震斗争的实践，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的英明论断。地震砸烂了不少坛坛罐罐，但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地震区各族革命人民，通过这场斗争，获得了不可估量的巨大精神财富。在抗震救灾的大熔炉中，进一步锤炼了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更深，毛泽东思想的觉悟更高，紧跟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决心更大。”等等，全文把灾情完完全全掩盖了，好像这次大地震仅“砸烂了不少坛坛罐罐”。

当时的通海县革委会主任付国林在题为《坚决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就能无往而不利》的一份抗震救灾工作总结材料中，没有提到任何震灾的伤亡、损失数字，但对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情况，却罗列了不少数据，如“仅地震后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县就办过各种类型的学习班 1295 期，176910 人次参加学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大量涌现”。

真实的灾情却被严密封锁起来。最近，我翻开云南省档案馆藏 1970 年 6 月 15 日《地震受灾情况统计表》，可以看到如下数据：总死亡数：15621 人；死绝户数：836 户；重伤人数：5648 人；房屋全倒数：166117 间；遗下孤老孤儿数：261 人；大牲畜和猪死亡数：16638 头。

可见，当时是作了认真、祥实的调查和统计过的。但这份统计材料在当时和后来的 20 余年间，是作为“绝密”材料，封存在档案馆中，一直没有正式向社会公开过。

笔记：三十年后才公开的秘密

我从 1995 年起，开始“发掘”记忆中的这场大地震，想方设法收集有关图片和史料，走遍了当年的地震灾区，采访了许多当事人，在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记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地震细节。

1999 年 9 月至 11 月，在通海大地震 30 周年来临之前，我再次徒步走完了当年的极震区，一路都是震撼人心的故事。于是，我撰写了 50000 多字的中篇纪实文学《大劫难的回眸——通海 7.8 级大地震 30 周年祭》。此篇作品在《边疆文学》2000 年第一期首发。之后，

全国 40 多家报刊进行了转载或摘登。可以说，这部报告文学第一次揭开了“通海大地震”的真相，全景式的展示了这次大地震发生前后的社会背景、地质变化、巨大震灾和救援情况。由于作品涉及到了社会学、灾害学、历史学、新闻学等方面的深层思考，不仅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把通海大地震勾勒在读者面前，更为重要的是，我竭力从对灾难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家庭的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层面上，作了较为细致的描述和深切的思考，使得那次隐秘了 30 周年而看似很本土化的地震灾难，在一定程度上让更多的人获得了科学上和文学上的某些认知。作品一经《边疆文学》发表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关注，全国 40 多家报刊作了选载。特别在多震的日本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一些新闻媒体作简要播发或选载。《朝日新闻》的记者专程赶到通海对我进行了半天的访谈，并撰写和发表了一篇关于本次大地震被“发掘”出来的文章，让国际社会初步了解和认识了这场被尘封了 30 年的世界性的地震灾害。后来，日本东京某电视台对我进行了电话采访。

让人永远铭记的是，1999 年 12 月 16 日至 2000 年 1 月 5 日，在通海大地震 30 周年到来之际，中共通海县委、县人民政府、云南省地震局、玉溪市地震局，在通海联合举办了关于那次地震的“新闻发布会”、“纪念大会”、“学术交流座谈会”等一系列活动，首次在正式场合披露这场大地震的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1000 余名与会者还向 15000 多名死难同胞默哀 3 分钟。通海人民以无比的勇气和对人民的生命及财产更加负责的态度，直面那场 30 年前发生的特大地震，观注自然，思考未来，科学、严肃地回眸过去，强化通海人民的灾难意识，搞好防震减灾工作。当时，这些活动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纷纷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报道。“通海大地震”的真实面容逐渐浮出水面，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2004 年 6 月，在通海大地震 35 周年来临之前，我又在《通海大地震 30 周年祭》的基础上，走访当年的地震灾区，进一步调查、采访，翻阅各种地震资料、档案，写出了 22 万字的调查笔记，力图更全面、更真实的反映通海大地震的全貌。

震前曾出现许多不可思议的宏观异象

口述：老鼠一个咬着一个的尾巴，塘子翻底，井水漫过井栏

凤凰卫视：杨杨说，其实后来回想起来，1月5号地震来临之前的几天里，他居住的六一村，已经发生了很多反常的情况。

杨杨：离1月5号还有三、四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邻居，是一个中年妇女，她突然跑到我们家来，对我母亲说，哎呀，是要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去看我们家的那些老鼠，一个咬着一个的尾巴出来。我和母亲就跟着她去看，果然有许多老鼠，大大小小的，一个咬着一个的尾巴，排着队从洞中出来。当时，我们曾想，可能是她家的环境比较脏乱，不像我们家那样干净整洁，所以在她家出来玩耍的老鼠就多。奇怪的是，那天我们没有追打那些老鼠，要是在平时我们都会把它们消灭干净。这个记忆我非常深刻。

凤凰卫视：除了动物有异常的表现，村中还发生了一些奇特的现象，让当时年幼的杨杨感到不可思议，至今难以忘记。

杨杨：我们家旁边有眼井，平时井水很深，需要借助很长的绳子把木桶放下去，才能把井水打上来。但在那几天，井水却突然高涨起来，不断向上涌出，漫过了石井栏。对此，大人们好像也没说什么，然而对于我们小孩来说，却是高兴得不得了的好事，我们可以去喝水、玩水。平时，我们想喝水时，常常用一根麻线之类拴上一个小瓶子，放进井里打水。可在那两天就不需要这样麻烦了，我们随便站在井栏旁边就可以用手把水捧起来喝，我为此特别高兴，希望井水天天如此，我们就用不着绳子，也用不着瓶子了。以此同时，我们还发现村后的一个水塘，很大，是两个双胞胎塘子连在一起的，那几天也突然翻起黑水，里面的鱼蹦蹦跳跳地跳起来。老人们说，那是翻塘子。我不懂什么叫翻塘子，还以为是这个塘子里的污泥积累多了，就让那些有特殊本事的人，深入水里，把塘底翻过来，之后塘子里的水就干净了。那时，塘子里不断涌起一股股污水，鱼随之而跳。我们一群小男孩把衣服、裤子一脱，跳下水中，很容易就捉到很多很多鱼。

凤凰卫视：不过这些奇异的现象，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对于地震，生活在六一村的人并不陌生，因为就在这次地震之前，这个地区曾经发生过多小地震。

杨杨：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地震是怎么回事？还以为地震是有人在控制着的。有许多次，我们感觉大地在发抖时，外婆就大喊大叫“地住，地住！”不一会儿，似乎那些控制着地震的人们，听到了外婆的叫喊声，就停止了摇动，大地就平静了。后来，我又多次听到外婆的叫喊声，但大地仍在摇晃，外婆就立即改变方式，喊猫叫狗，地也就不动了。据说是金鸡与地下的鳌鱼打架，打得地动山摇。因为鳌鱼在地下，它一翻身，地就动了，所以那个时候就要拼命把猫和狗叫来，鱼怕猫，鸡怕狗，猫狗一同冲上来，就把金鸡和鳌鱼吓跑了。因此，我们从小就知道，只要大地一摇，我们就大喊“地住”、“地住”，如果仍不见效，就接着“噉